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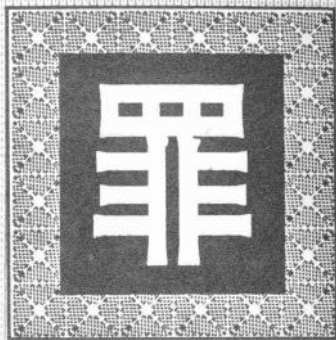
· 香港奇情 原字系列 ·

原罪



沈阳出版社

·香港奇情 原字系列·



阿 辛 著

沈 阳 出 版 社

(辽)新登字 12 号

原 罪

YUAN ZUI

阿 辛 著

沈阳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十三纬路 19 号)
沈阳市北陵印刷厂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1994 年 11 月 第 1 版

印张:8.5

1994 年 11 月 第 1 次印刷

字数:160 千字

印数:1-10000

责任编辑:未凡

封面设计:东村

责任校对:莉莉

版式设计:岩谋

ISBN 7-5441-0263-7/I·75

定价:8.98 元

《原罪》原名《野种》

内容提要

香港富豪关敬轩在临死前想要把巨大遗产留给亲生儿子，风流好色的儿子在美国留学期间与一淫荡妖媚女子相爱，老富翁非常恼火，不由想起他年青风流时，播下的一个个野种……

结果在争夺遗产中发生了一桩桩古怪离奇的事件，兄妹相奸，骨肉相残，淫荡妖妇将一男子捆绑后，进行性摧残。所有为争夺遗产的“野种”，纷纷进入了一个个卑鄙、龌龊的角色。

老富翁没料到，这一桩桩原始罪恶的种子，全是由他年青时播下的。果然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目 录

序	1
第一章 恶男恶女	4
第二章 蜜月之夜,床上的训练	32
第三章 最初的关卡	46
第四章 女秘书引来的祸水	72
第五章 十五层楼房里的性摧残	90
第六章 敌人的构思	121
第七章 诱人的女秘书	136
第八章 不露面的情人	148
第九章 深夜,有关隐私的电话	163
第十章 阿松之死	173
第十一章 一个男人身边的两个女人	194
第十二章 傀儡的背叛	206
第十三章 兄妹相奸的后果	221
第十四章 向可怕的女人复仇	242
第十五章 彩虹的消失	260
尾声	268

序

说清楚的是婚姻，说不清楚的才是爱情。

这里正在举行一个隆重的婚礼，可以说这是排场浩大的婚礼，在全香港都是一流超越性的婚礼，从院子内那一排排高档小轿车中，也能看得出主人的显赫财力。

新郎新娘，满面含笑，频频举杯，新郎从新娘那桃花般的笑面上，似乎嗅到了一种无法说清楚的味道。新郎最后连自己都开始怀疑了。他究竟爱新娘什么呢？他爱她丰满窈窕的身段？爱她雪白高耸的双乳？爱她小鸟依人般的甜音？现在男人对女人在肉体上的追求，胜过了一切，可女人呢，她又爱的是什么呢？……

新郎觉得自己其貌不扬，站在漂亮娇媚的妻子面前，如同

萤火虫的屁股要和十五的月亮比光辉，可笑可怜！

如此漂亮的女人，站在他这样一个丑陋男人面前，勿庸置疑，为的就是他巨大的财产，丰裕的家私，还能为什么呢？如果他是个穷光蛋，这样漂亮的女人，不会来到他这个其貌不扬的男人面前。

婚前，新郎为这个问题，曾经直言不讳的问过漂亮的妻子。

妻子莞尔一笑，说：“你问得真可笑，难道所有漂亮的女人，必须找到一个和他同等漂亮的男子，才可以结婚吗？爱情不仅仅是外表，而是里面的内涵。”

漂亮的未婚妻，有理有节的回答，令他无言以对。

可无论怎样，从美丽妻子满面春风的笑容中，新郎凭借自己一个男人特有的敏感，总像看到了一种说不清楚的东西。正应了那句：“说不清楚的才是爱情。”

在婚礼上，让他感到骄傲而幸福的是他有一个亿万富翁的父亲，婚礼如此隆重，没有他父亲的巨大财力，是不可能的。

他父亲关敬轩是香港闻名的富翁，经常为社会福利事业捐款，而见诸报端。

灯光辉煌，觥筹交错。关敬轩虽已到耄耋之年，但他独生儿子的这一结婚盛宴，喜气洋洋，仍然闪耀着他在政界财界的熠熠荣光。

达官显贵们纷纷寄来了贺信，连在国外访问的部长也拍贺电来了。这些与其说是送给今天这个喜宴上的两位青年主角，倒不如说是在赞颂新郎的父亲。

对于新郎、新娘来说，不管人们在背后将如何议论他们，或者早已经议论开了，他们也全不在乎。因为他们此刻置身于豪

华的宴席中，沉醉在来宾纷纷向他们举杯祝贺的狂热的气氛中。

宴会接近尾声了。千人以上的来宾纷纷退席，这时，关敬轩轻轻招手，把儿子叫到身边来。

“到了沙咀滩五泉镇以后，你马上去找一个叫田咏良的年轻人。噢，他应该住在五泉镇后一棵松树下的那间小房子里吧。”

“父亲，您说的田咏良，究竟是什么人？”

突然听父亲说到一个陌生人的名字，英德不禁一怔。父亲自从因患轻度脑溢血躺倒以后，现在虽初步恢复健康，但神志尚不太清醒，常常说出令人感到怪异的话来。英德想，他现在是不是又在说什么糊涂话呢！

“你见到他就知道了。”

“见到他……”

“是的！”几乎是斩钉截铁地回答。

父亲注视着英德，瞬间，他的眼睛又放射出昔日尖锐的逼人的光芒。

怪不得父亲虽然为他们举行如此盛大的结婚宴会，却又让他们去极其普通的五泉镇度蜜月。“你们多次去过海外旅行，这次新婚就不必去国外了，就到沙咀滩五泉镇去吧。”父亲固执地指定了他们度蜜月的地点。

英德还想更进一步向父亲了解有关田咏良的事情时，尚未离开这里的亲戚和客人向他们走来了。

但谁也不知道他们父子之间的这一谈话。

● 第一章 ●

恶男恶女

1

这是一间卧室兼饭厅、会客室的小房间，田咏良乏味地茫然地搜索着电视中的低级节目。以便能看到女人那半掩半露的乳房和丰腴的大腿。已经是夜里十一时了，突然门外传来了似乎是什么东西撞门的声音。

“是客人吗？”

田咏良侧耳倾听着。

自从被警察责令停止他的那种“买卖”以后，有些观光团体的客人不知从什么地方听到了他过去的行当，往往在参加宴会以后又来找他。

田咏良凝神听了一会儿，觉得没有什么动静了。

“是听错了。”

他把视线又转到电视屏幕上。

“白天，过着无聊的生活；晚上，看着这些费力才能得到一点刺激的节目，人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他自嘲地苦笑道。这时，门外又传来冬冬的响声。

“果然门外有人！”

田咏良断定自己没有听错以后，才懒洋洋地从座位上站起来。房门是单扇的，当他手握住门把手时，感觉到外面有人往里推着门，好像不让他开门似的。

“您是谁？要是客人，请您回去，我已经不干那种买卖了。”

田咏良以为是哪一个醉客在恶作剧，才这样问道。可是门外代替回答的是仿佛动物似的呻吟声。这使田咏良心里感到有点儿害怕了。这里位于镇的尽头，是一片沼泽地带，星星点点的住宅在周围群山的怀抱中，静悄悄地躺着。

“喂，你不要推门哪，怎么……”

田咏良说不下去了。因为他好不容易把门推开一道缝儿时，发现有一个人的脸在那里，堵住了门。

“哎呀，你怎么啦？是身体不舒服吗？”

田咏良不禁一愣，用力推开门，挤身出去，将那人抱起。这回可使他更惊讶不已了。仔细看，那人好像是头部负了重伤，从头到脸血淋淋的。啊！尤其头发好像在血水里浸过似的，发梢儿还滴着血。在从屋内射出来的昏暗的灯光下，那人受伤的脸实在惨不忍睹。这张脸田咏良觉得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虽然现在变得如此可怕了，但是看上去却很熟悉，只是无论如何也

想不起来了。

“喂，坚持一下！是谁把你打成了这个样子？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儿？”

田咏良两手抱着受伤者，用力摇晃着。这时那人用失去焦点的眼睛直望着空中，同时伸出了右拳。

“什么意思？”

那人竖起了食指和中指。

是V暗号。垂死的重伤者用右手表示这个暗号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喂，你说话呀……”

田咏良鼓励对方，大声喊道。那人颤动着嘴唇，想说什么却说不出来，呻吟一声，便猛地垂下头去了。

“鼓起精神呀！”

田咏良又摇晃那人，可是这回没有任何反应了。田咏良用耳朵贴近他的胸膛，发觉对方的心脏已经停止跳动了。

“怎么，已经死了！”

田咏良意识到自己卷进一个不小的事件中去了。他仍然不知道对方究竟在什么地方负的重伤。

他感到自己现在的处境岌岌可危。他想，杀人的凶手如果出于某种动机给这个人以重创，这时也许还会追来看其行凶的结局。

或者凶手为了置他于死地，突然袭击，在未杀死他时，他侥幸逃脱了，这样，凶手一定会尾追而来，补上最后残酷的一刀。

田咏良不寒而栗。他用恐惧的目光环视一下房子周围，没

有发现什么动静。但他心里仍七上八下的：这时，凶手或许正屏住气息躲在黑暗的角落，紧盯着这里呢。

因为尸体不能就此陈放于门外，田咏良无可奈何地把他拖到屋内来。他关上门，又一次打量死者。死者身上穿着田咏良熟悉的浴衣，披着短上衣。从浴衣上分散印着的富士山花纹，田咏良马上看出死者是这个镇最高级旅馆“芙蓉馆”的客人。

“是来度蜜月的，或者是带女人来玩儿的吧。”他判断。

田咏良望着死者身上褐色的、织有金丝的短外衣。这种短上衣是专门供给独间高级客房的顾客的。田咏良从其买卖的经验中知道，住独间高级客房的顾客多为新婚夫妇。这个客人，他没有在火车站见过，大概是从北京方面坐车来的。

“被留在饭店里的年轻女人还在等着他呢。真是可惜。”

得赶快报告警察。可是当他正要伸手拿话筒时，看到从死者上衣口袋里露出的皮钱包。他迅速地将钱包抽出来，觉得里面沉甸甸的。打开一看，竟使他惊喜得睁大眼睛。因为钱包里满满地塞着一大叠面额为一百元的港币，粗略估计约有三四十张。这时，他的恐怖完全消失了。

“披着旅馆的浴衣，随便走出来，就携带这么多钱，那留在旅馆房间里的钱大概就更多了。”

田咏良在遐想。

突然一种卑劣的念头从田咏良脑际闪过。杀死这个人的凶手大概不是为了金钱吧。我如能巧妙地利用这个偶然机会，说不定能捞到一大笔钱财呢。

他想，在向警察报案之前，先通知住在芙蓉馆的死者的同伴。人既已死，晚一点儿报，也不会活过来。至于能否逮到凶

手，与我无关。对警察，我从来就没有好感，而我最感兴趣的，从来也就是钱，钱。

田咏良全然不怕被怀疑为凶手。他自认与死者素昧平生，心中毫无杀死他的动机。当务之急是通知死者的同伴（大概总是女人），以索取礼金（这是很有可能的）。若是报了案，让警察先来一步，那就谈不上礼金了。

田咏良转动脑筋算计完毕，为找到能知道死者身分的证明书，又翻动钱包。

“有了！”

他从钱包中发现了一张硬纸片，是饭店寄存贵重物品时寄主与饭店各执一地的证据卡，上面写着“松潮之间，关先生”。

“松潮之间”，这是每晚住宿费高达三千元的“芙蓉馆”内最高级的房间。这个有钱的死者，除了怀中随便揣这么多钱币外，在饭店里大概还寄存着其他什么贵重物品呢。

田咏良确信自己的估计不会出错，死者是一个相当大的财主。

“即便事后遭警察斥责，我也要搞到钱。”

于是，他毫不犹豫地以一种造作的声音给“芙蓉馆”挂电话，交换台立即将之接到“松潮之间”，果然传来一个年轻女人的回答声。

“我姓关！”

从声音听出对方好像是二十三四岁的女人。

“哎呀，是你呀，把我一个人扔在房间里，你到哪里去了？”

看来对方是把田咏良当成她自己的丈夫了。

“不，我不是您丈夫。我是想告诉您有关您丈夫的事，所以

才给您打电话。”

“怎么？不是你？可是声音很象很象呀。你不要和我开玩笑
了。”

对方仍然用怀疑的语调说。

“我确实不是您丈夫。太太！您的丈夫我刚刚见到！”

“那么，他在哪里？大约两个钟头之前，他说去大澡堂，但
出了门一直到现在还没有回来。”

“这……我现在就难以告诉您了。”

此刻田咏良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将真相告诉对方的。

“我丈夫怎么啦？”

“那个……太太，您不必惊慌……您丈夫稍稍受了点儿伤。”

“受了伤？”

从话筒里，田咏良可以听出对方屏住了气息。

“哎呀，伤重吗？您是医生？”

“不，我不是医生，您丈夫受了伤，突然摔倒在我家门口，
现在我让他在我家休息，请您马上来，好吗？”

“哎呀，不好了，他什么地方受了伤？情形会是怎么样呢？”

对方终于认识到问题的严重了。

“总之，请您马上来，我现在就去接您。”

“您现在是在什么地方给我打电话？”

“在芙蓉馆附近，走七、八分钟就可以到饭店。我叫田咏良，
不是什么可疑的人。芙蓉馆的人，谁都认识我，您如果不放心，
可以顺便了解一下。”

“知道了，我马上到大门口等您。”

从口气听来，对方好像是一个很有主见的女人。田咏良立

刻换掉沾满血迹的上衣，出门时又慎重地锁上门。五泉镇的街很小，他很快就到芙蓉馆了。这时，他见到一个身穿十分考究的西装的年轻妇人，不要求服务员引见，就在大门口的停车处等他了。她的身体轮廓清楚，面貌美丽，服饰摩登。从紧束的衣服里透出了诱惑男人的肉感，尤其那高耸的双峰。

这时，夜已深，大门口不见其他人影，这使田咏良感到放心。

“是田咏良先生吗？”

见到他走过来，年轻女人先开口道。

“噢，是关先生的太太呀。”

可是，当田咏良走到她跟前时，那女人却突然哧哧地笑起来了。

“讨厌鬼，谁叫你开这样的玩笑？”

说着，亲昵地拍打着田咏良的肩膀。

“太太，您怎么啦？”

“刚才，在电话中，我就听出是你在搞恶作剧呢。你别开玩笑，赶快回屋去吧，要知道，今晚是我们的新婚之夜，值得纪念的仪式在等着我们呢。”

关夫人谜一般的眼光，娇媚地注视着田咏良。

“太太，您恐怕弄错了，我不是开玩笑，您的丈夫确实……”

“您还开玩笑哪，这可不行。”

关夫人说着，拉起田咏良的手。这时候她似乎才发现到田咏良的衣着和她丈夫的截然不同。

“怎么，你穿这样的衣服？”

她眼睛里泛起了怀疑的目光。

“我叫田咏良，是本地人。我希望太太别和我开玩笑，您丈夫不好啦！”

“怎么，您不是我丈夫？”

“不是，难道说，我和您丈夫很相像吗？”

现在田咏良想起来了，刚才看到躺在他家门口的她的丈夫时，觉得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原来是因为和自己长得很相像的缘故。两人相像得如此逼真，以至连死者的妻子一时都难以分辨出来。只是因为当时事出突然，加上那不速之客血淋淋的一副凄惨模样，田咏良才没意识到这一点。

“总之，您一看就知道了。总之，您跟我去。”

田咏良重复着“总之”两个字，抽回被对方拉住的手。看来，年轻的女人终于意识到事态严重了。

2

田咏良每日过着像死一般的百无聊赖的生活。人活着应该有强烈的生命的感触，可是他没有。

但是，他不想自杀。自杀本身是痛苦的，多少需要些勇气。在现在这样每天慢性自杀似的生活中，他不愿重复这种麻烦。

现在，他寄生在这沙咀东海岸的五泉镇。过去他曾是一个流氓集团的成员，这个流氓团体在以港北为中心的关东地区拥有势力。后来，这个流氓集团遭到警方镇压，田咏良逃到这个

小小的五泉镇来投靠母亲娘家的一个远亲。由于这里的生活比较舒适，他终于住下来了。可是，就像泡进了微温的温泉水中一样，不知不觉地，他失去了出人头地的机会。

五泉镇风光秀丽，景色宜人。这里冬暖夏凉，不仅温泉丰富，而且近海浅滩是绝妙的海水浴场，所以，一年四季宾客如云。

钢筋混凝土结构的旅馆，服务设施齐备，不比都市一流饭店逊色。游客中有各种各样、各个阶层的人，有许多从北京方面来的观光团体、新婚夫妇，使这个小镇一年到头热闹非凡。

这里是旅游胜地，理想的度假场所。因而，映入低声下气为别人服务的田咏良眼中的，是人们兴高采烈、尽情游乐的神情。

大部分的游客也是终年匆匆忙忙，辛勤劳作，只不过想利用短暂的休暇，探身温泉，洗涤生活中的污垢。可是在田咏良看来，好像是世人只把他排挤出游乐之列似的。

他在火车站前为旅馆拉客人。刚刚下了火车聚集在车站前的客人中，有些人还没有预订下住宿旅馆，田咏良把这些人介绍到和自己签下合同的某些旅馆里来，以赚得一定介绍费类的工钱。此外，还可以在旅馆里蹭顿饭、洗个澡，借此机会还可认识酒吧间的临时女帮工。有时，意外地分享到她们的肉体。因而，他可以说是旅馆的名副其实的寄生者。

可是，好景不长，各家旅馆都配备了专门的向导服务员，预先未订住宿的客人人为之骤减。这样一来，田咏良再也没有过去那样的甜头可舐了。

明媚的风光，宜人的气候，不能当饭吃。田咏良本想趁此